

> 学而

爱是具体的——剖析短篇小说《魔方》

□ 杨荣华

《魔方》发表于《大家》2022年第6期“新青年”栏目头条,作者署名为“田鼠”。《魔方》的故事简单得不能再简单,没有曲折的情节,也没有任何叙事技巧可言,但读者很容易沉浸其中并感同身受。这是文学的魅力,也是爱的魅力。

小说从一次坠机事件写起,但田鼠并没有直接写空难本身,而是写普通人之间具体的温暖和爱。就像《大家》官方微信公众号中所介绍的那样:“‘新青年’田鼠的小说《魔方》,以简单的邻里友情为主线,讲述了人与人之间简单平凡的善意与关怀。”

说邻里友情是一条简单的主线,我以为十分准确。男主角和当老师的妻子看到空难的新闻后,对楼下的空姐邻居充满了担忧,于是迫不及待地地下楼。小说以第一人称“我”的视角展开叙述,简单的故事就是“我”三次下楼的经历。

“我”在手机上看到坠机事件的视频新闻时,聪明的(幼儿园大班便认识了400多个汉字)儿子出于好奇也想看看,而“我”及时按下了关机键并引开话题。不让儿子过早地接触到残酷的意外事件与死亡,这一自然而然的举动是一名父亲对儿子的爱。自始至终,儿子都不知道,就在不久前,经常送他礼物的楼下的姐姐曾与死神擦肩而过。他只知道将打乱的魔方复原这件事很难,而魔方是楼下的姐姐送的,她或许有办法。于是,

全家出动下楼去找空姐。“我”与妻子去找空姐,显然另有目的,就是想要得到她平安的消息。这是“我”家对邻居的爱。

第一次下楼,敲门和按门铃都没人应——空姐不在家,“我”和妻子越发焦急了。“我”第二次下楼,空姐依然不在家。“我”决定去停车场找她的车。这个过程中,作者插入了“我”的两段回忆。这两处看似可有可无的情节,在我看来是锦上添花。一家人与空姐的楼道社交,写出了空姐的漂亮、单纯、可爱、善良——这四个词是“我爱人”对空姐的评价,在此得到了印证;而关于搬家时的回忆——疫情期间搬家公司暂停营业,新邻居主动帮忙并介绍小区的情况——则说明这种睦邻友好的关系在小区里很常见。这两点都直接指向邻居们对“我”家的爱。

值得一提的是“楼上的女邻居”。这个人物在“我”第一次携妻小下楼时出场,从她奇怪的眼神中不难看出,那时候她可能并不知道空难的事情。“我”第三次下楼时跟她“面对面撞见”,然后一起下楼。从头到尾,他们之间只有一句对话,但目的相同,彼此心照不宣,无须太多言语。这相同的目的和举动,足以说明邻里之间的爱。

好的短篇小说跟好的国画有异曲同工之妙,那就是留白。《魔方》中有一处留白恰到好处。无论是“我”

还是“楼上的女邻居”,都没有亲眼看见空姐回到了家,关于她平安的消息来自于侧面描写——空姐家“灯火通明”。一个独居的人没必要开这么多盏灯,她之所以将家里所有的灯都打开,是因为她知道邻居们都在担心她的安危,她通过这种方式回应他们。文字干净利落,一点不拖泥带水。这样的留白不仅增强了语言的张力,也强化了爱的主题。有时候,无声的爱更能打动人心。

“我”回到家,只是露出“傻笑”,妻子就能意会到空姐平安的消息,这无疑为夫妻之间的默契和爱。但是,“我”和妻子在自家客厅里“静静地拥抱着”,这种爱属于全人类,切不可简单地理解为夫妻恩爱。他们拥抱且不避讳儿子,那是因为他们的拥抱涵义深远,他们在庆祝一个美丽的生命没有陨落。这种爱,完全可以理解为慈悲。所谓慈悲,就是无论伤害发生在谁身上,你都能感觉到疼。那么,无论幸免于难发生在谁身上,你都能感到庆幸,又何尝不是一种慈悲呢?田鼠通过《魔方》传达的,正是这种慈悲,它由一个个具体的爱组成。最后,儿子独自将魔方复原了,这显然是一个隐喻。复原的不仅仅是魔方,还有爱。

爱不是抽象的符号和概念,爱是具体的。它在一个个活生生的普通人之间悄然扩散,这是我读《魔方》的最大感受,我喜欢读这样的小说,胜过听一万次说教。

> 诗苑

彝家的祖地

□ 阿鹏

我也像撵山人,这一路跟着春天的脚步就撵进了白云生处的彝山。

彝山,山重水复,山野多清气,一路鸟鸣,一路花香。

一沟、一箐、一谷,乃至山脊,随意飘着些云朵,我有如走在尘世之外。

偶尔飘出几缕炊烟,我知道,白云生处有人家。

马花村,一座山有一座山的峻拔,一道山梁有一道山梁的奇秀。

古松森森,接纳着天地间的灵气,发育着彝山不老的根须。

小光山寨口有一棵迎客松,郁郁葱葱,虬枝不老向云天。

伸手触摸,每一道裂痕都藏着彝家历史的印记。

无论从外向里,还是从内向外展开,品读的都是一幅生命图腾的画卷。

山野茂林,听松风颂词,看山高坡陡,听涧水迂回。

于我,踏落叶松毛铺出的林间小路,行走无痕。

看见山羊爬在那些陡坡上,早已是张着嘴,竭尽全力。

烟霞与云雾,漫入松岗,漫入山坳里的彝族人人家,勾画出人间美丽的画面。

在半山腰翘首,四围的轿子山、虎头山、牛角山、五顶山环列,每一山都高过云雾。

在山脊上,松茂草深,我像极了岁月大盘上的秒针,“嘀嗒、嘀嗒”地穿行着。

峰回路转处,松间藏烟火,鸡鸣犬吠,我走进了一个叫“母未录”的彝家祖地。

几栋彝家祖屋置于山坳,或在山梁,古朴神秘。

此时,围篱的木瓜花正开,花团锦簇,蜂忙蝶恋。

在寨门口迎宾的彝人李洪泰告诉我,摘一朵木瓜花,就可以揭示花语,这是人间清净处。

我看到的,听见的,木瓜树立,翅影幢幢,彝家生活被一树树蜜蜂诵读着。

我入彝山,走路脚步轻了又轻。时光也慢了下來。

抓一杯泥土,每一粒都吐纳出花朵的芬芳。

眼睛看见的,还是一棵老木瓜树,伸出虬枝抓取了我所有的心思,大白于小光山。

三两声鸟鸣穿过耳际,我抖擞出心中的感动。

不一样的彝山,不一样的马花村,就潺潺流进了我的诗境里!

> 天伦

我的父亲母亲

□ 王焜

初春的昆明乍暖还寒。母亲躺在床上,大哥大嫂守护在旁。

母亲睁开眼睛,看着大哥说:“我有遗嘱,你,记录一下。”她断断续续地说了几段话,大意是告诉她的五个儿子:活在世界上,就要追求自己的幸福,不必太顾及他人的看法。母亲说:“我当然希望你们好,但你们不必按我的想法去追求幸福,你们要按自己的想法去追求幸福。”在生命的最后,母亲最关心的依然是她儿子们的幸福!

母亲从大哥手里接过大哥记录下来的遗嘱,一个字一个字看过并费力地读出来,然后满意地将遗嘱交还给大哥。接着,她点点头,说“我要睡觉了”。此时是下午5点左右。说完此话,母亲就合上双眼平静地睡着了。这一觉睡得很长,直到次日下午1点,母亲才再次睁开眼睛。大哥大嫂急忙坐上床。大哥从背后抱着母亲,让她撑坐起来;大嫂在前面抱着母亲,呼唤和抚摸着她。母亲长长地出了一口气,眼里含着晶莹的泪水。她没有说一个字,表情恬然,永远地合上了双眼。

这一天是2022年4月2日,清明前夕。

就在这一年冬至将临的时日,父

亲追随母亲而去。

这一年父亲98岁,母亲94岁,他们在携手走过75年的婚姻岁月后,去了另一个世界。而回首他们在人世间共同走过的日子,是那么美好、温馨。

母亲是北京人。1948年,母亲带着不满周岁的大哥,和父亲一起告别了北京东四十条的大四合院,回到父亲的家乡——云南通海县城。她戴眼镜、抹口红、穿高跟鞋让人感到“另类”,一口标准的北京话更是没有人听得懂。然而,她用真诚、善良、热忱来回应,并帮助乡邻解决一些生活上的实际困难。久而久之,母亲逐渐取得了他们的信任,与他们相处十分融洽。

没多久,她和父亲调到昆明工作。母亲学之所长得到极致发挥,她成为高中化学老师。母亲讲课妙趣横生,擅长教学生动手做化学实验,还能把英文符号、化学术语编成朗朗上口的口诀,帮助学生记忆,学生们都爱上她的课。

每逢傍晚和周末,我都在昆明第二十三中学的化学实验室度过。母亲在备课、做实验,我就在实验室里看书。母亲讲解自然科学时非常有感染力,是她教会我用科学的方法看待生

活中的问题,再去解决这些问题。受母亲潜移默化的影响,我也喜欢上了化学,并在十四岁半时就考上了云南大学的化学系。

父亲是一位著作等身的中文教授,其十三本著作从庄子到唐诗、宋词、作文漫谈、读书札记,洋洋洒洒几百万字。父亲酷爱读书,涉猎文学、哲学、历史、艺术,包罗万象。他学贯中西、治学严谨,是那一代人里的知名学者。父亲总是在餐桌上和我们分享他从书本里得来的知识、奇闻。他爱美食,并颇有见地,这增加了我们成长过程中的家庭氛围感和仪式感。

父亲母亲的言传身教,让我们受益匪浅。而同样让我们耳濡目染的是父母之间的恩爱。他们一生婚姻幸福的秘诀是什么?除了爱,就是包容,特别是母亲对父亲的包容。

父亲母亲是我们一生的楷模,他们在社会上也很受尊敬。父母去世后,我们兄弟五人挑选了一处山清水秀之地为他们合墓,用“读书教书著书先生好书、爱人育人助人仁者惠人”两句总结了父母的个人特点。

时过半,游子归乡,祭奠二老,思绪潮涌。